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三

新古文辭類纂卷五序跋類一

諸暨蔣瑞藻纂集

薛叔耘李氏藏書目錄序

有書數万卷。上自經史百子。旁逮星算方輿。藝術之流。金石之刻。崖略。摘要。繫致精良。可搜可哦。昕夕自怡。此竺志之士所蘄也。然非有力而博好。積之以歲月之劬。則達。不能以驟致。即致矣。或侵于事物。或亡過人之才与識。則亦不能卒讀。之而不能施于用也。夫書之為用博矣。彼不善讀之。則高者迂而寡要。席者縕而訛通。其道亡當寔用。而世乃以槩讀書之。士用相訾謗。雖然。豈果讀書之足病邪。今夫用兵事之至險。讐者也。往者粵寇橫起。如濤涌焱。而莫之御矣。有一二洽聞。博通忠果之大儒。奮跡崛興。而為之倡。其下諸儒。生紂而从之。然后勇者。

宣其力。幹者盡其能。旣者陳其巧。而大鶴以夷。以彼非常之業。  
舍儒生莫屬。此亦足呂間執羣議而壯讀書之士之光也。善讀  
書者。上之則以孺齊聖。蘊幹旋世運。其次則誦明修政立教之  
術。隸夫一郡。一邑之利病。而興革之。其餘業則亦發為詞章疏  
為議論。攷證以貺來世。其用之博隘不同。其各本所心得以為  
用。則一也。孝感李君。官畿備久。富臧書。精善通常。奉出示書目  
而冊。屬序其簡。耑余唯君以邁敏之才。歷寧十數縣。固有知民  
隱而裕于識矣。今去州縣之勤。需次郡守。郡守官尊而事差簡。  
不至麿其日力。而君又挾其過人之才識。未嘗一日去書不觀。  
則吾不能測其所得也。抑聞燕趙間古多豪雋。今相國曾公總  
制畿備。寔設礼賢館。延州郡士。而用君董其成。夫以君所蓄。日  
与士大夫稽經詒史。搜其髦杰而登晉之。以稱相國扶才刷俗。

之足意。吾見北方之學術。駿。序趨于宏寔而未艾也。則君之所施于物者。其又可量也夫。

薛叔耘季弟遺集序

余少与李懷以問學相切劘。李懷好攻古文辭。潭思不輟。余詰以時變方殷。士无论遇不遇。當蘄以有用之學表見于時。胡為矻矻于文執之末。李懷曰。不然。夫文之至者通乎道。古文于文體最尊。且自古夷艱澤世之偉人。無文不行。如賈誼之疏。董仲舒之策。諸葛武侯出師表。陸宣公奉天改元大赦制。其所以幹旋世運。鼓動倫類者。獨非文章之力邪。而賤之也。余乃稍致力古文辭。李懷亦漸講經世學。凡余所觀之書。亡不觀。其后余左曾文正公莫府。携李懷同往。聞公論文之旨。以謂聖門四教冠以文。者。道德之鑰。而經濟之輿也。故其尚論古今。与求賢

之法。一以文為之的。而莫府之得人獨威。凡魁閣瓊偉能文之士。輒湊立。昔余與李懷。賴得廣所未聞。誦明涂徑。而為之益劬。李懷旋往山東。从今尚書前山東巡撫朝邑閻公游。飲聞東船。宰物切實之論。復參今尚書平遠丁公莫事。丁公巡撫山東總督四川。倚李懷如十。又手用其策。輒效。李懷閱事久。識益精。文亦日益。晉顧其神蘊超邁。不多為文。偶有誤迷。必與余互眎數千里外。余每歎其高夏幽淡。沉寥之竟。非可強幾也。然至掎摭利病。攷覈古誼。苟有所疑。隻字片語。必讎勿貸。李懷之于余文也。亦然。余與李襄。有聞輒改。雖四五易橐。不厭也。歲辛巳。炳漆月。余在天津。忽聞李襄垂耗。驚慟不可為懷。亟遺書諸弟。襄集季襄遺橐。僅得古文三十八首。釐為二卷。古今體詩一卷。悲夫。士固有負絕人之資。或困于無師友。与時地之嗚。依不獲昌其

學而竟其岐。若數者既兼之矣。上之宜可奮迹天衢。澤被屹庶。  
次之亦當據所心得。著書成家。承之亡窮。吁嗟吾弟。其才未及  
大用。其所蘊之發於文者。百不逮弋。而天驟敗之年。施於時者  
未遐。即傳于后者。亦尚未可必。此余所以不能亡疑于天道。而  
益懸吾衡之珮。不僅骨月之私悲也。今付之剞劂。特序其大指  
如此。芒乎劣乎。四顧寂寥。安得復起吾弟。一与論文乎。嗚乎。追  
思疇昔風雨一燈。羣聚講習之樂。何可得也。

薛叔耘拙尊園叢稿序

光緒十九年秋。余友黎君尊壘。喪所為古文辭百餘首。郵致上  
海。付之石印。貽書海外。徵序于余。与尊壘相知久。其敢以不  
文辭。當同治紀元。尊壘以廩貢生應毅皇帝求言之詔。上書論  
時事。万餘言。是時河內李文清公棠階。以名儒入政府。建議宜

擢用風示天下。會曾文正公駐軍安慶。進剿粵寇于江南。天子命以知縣發往安慶大營差遣。中興新政。賴有采用尊齋議者。天下因以誦尊齋之文。而想見其人。越二年。余入曾文正公幕府。文正告余。莫中遵義黎君暨。敘浦向師棟。伯常可交也。余始與二君以學業相砥礪。伯常志豪才健。不幸邁疾以歿。尊齋恂恂如不勝衣。而意氣過往。若眠奇績偉勛。可據契致。文正意不謂狀。顧時。以文事獎勉條屬。一見許。余有論事才。謂尊齋生長邊隅。行文頗得堅強之氣。鍥而不舍。均可成一家言。居常誨人以為將相者。天下公器。時未則為之。雖旋乾轉坤之功。辭若建樹。亡異浮云。變壬于太虛。怒濤起威于滄海。不宜嬰以成心。文者。衛德之鑰。經濟之輿也。自古文周孔孟之聖。周程張朱之賢。葛陸范馬之才。鮮不藉文以傳。苟能探厥奧眇。足以自淑。

世舍此則又何求。當時莫府豪彥云集。并包薰羅其治古文辭者。如武昌張裕釗。廩卿之思力精深。桐城吳汝綸。摯父之天資高雋。余與範齋咸自愧弗逮。遠甚。文正歿後。同人散之四方。罕通音問。範齋輒跡雖鬲。而情意益親。數万里外。往互達手書。有无未嘗不相通也。升沈未嘗不相關也。文執未嘗不相質也。範齋自出莫府。浮湛州縣者近十年。克出使英法西班牙三國參贊者。又五六年。賴以未盡所用。鬱々不樂。既而天子驟用為出使日本大臣。任將滿渠丁內艱。服闋復用之。甫后凡奉使六年。適直朝鮮內變。強隣隱集戰艦。將駛往襲取其國都。範齋洞知。密電馳報。余時在署北洋大臣張靖達公莫府。力勸速發兵輪。統以大將風馳電邁。蒙執戒首以歸。敵軍遲到半日耳。至則內亂已定。受盟而退。朝鮮亡事。今傳相合肥李公。追論範齋。

前勞天子簡授川東兵備道監督重慶新闢。純益蒞官兩年。諸所規画。卓然可觀。來書自以生平志事。垂老亡成。若有未慊于懷者。純益純益。胡不追味文正之言。而不自得善此乎。余昔盤桓莫府。靜觀世變。凡二十季出而任事者。逮十年始知文正之論。實不我欺。大凡經世百務。機之已至。我一指。注推輓者。四出而助之。非必持權位之重也。機之未至。我極經營。齣阨者。四出而撓之。不盡由權位之輕也。尊齋惟置其難自主者。靜以俟時。珍其所固有者。聊自怡悅足矣。尊齋為文。恪守桐城誼法。其研事理。辨神味。則以求闕齋為師。文凡六卷。顏曰拙尊園叢稿。倉卒未及鈔示。然尊齋之文。大半皆余所及見。其翹然傑出者。猶達來余胸中也。可傳也。

薛叔耘日本國志序

東方諸國足以自立。足以有為者。惟中國與日本而已。日本初國周秦之間。通使于漢。修貢于魏。而賓服于唐。最久亦最親。當唐盛時。日本雖自帝其國。然事大之礼益虔。喝：鄉風。常選子弟入學。觀摩取法。用能霑濡中國前聖人之化。人才文物。蓋份份焉。與高麗新羅百濟諸國殊矣。唐季衰亂。日本聘使始絕。內變既作。馴至判為南北。裂為群侯。豪俊靡拂云擾。其迭起而為魁柄者。則有平氏源氏北條氏足利氏織田氏豐臣氏德川氏。七八百年之間。國主高拱于上。强臣擅命于下。凡所謂國政民風。邦制朝章。往：与時變遷。紛葩糅雜。莫可究詰。中國自元祖誤用降將。躉益喪師。有明中葉。內政不修。奸民冒倭人旗幟。羣起為寇。遂使日本益藐視中國。巍：獨居東海中。芒不知華夏廣遠。一二彙傑者。流輒欲馮陵我藩服。騎鷁我壘。惘然自大。

甚驚无道。中國拒之。亦務如坊制水。如壇御風。勿使稍有侵局。由是兩國雖同在一洲。情誼乖離。音問隔絕。岸世作者。如松堪。徐氏。嘿深魏氏。于西洋絕遠之國。尚能志其崖略。獨于日本。攷證缺如。或稍述之。而惄恍疏闊。竟不能稽其世系。或歎似古之所謂三神山者。之可望不可至也。咸豐同治。臣來日。卒迫于外。患廓然更張。廢庠序。尊一主。斥霸府。聯邦交。百務竝修。气象一新。慕效西法。罔遺餘力。雖其改正朔。易服色。不免為天下譏笑。然富強之機。轉移頗捷。循是不輟。當具可與西國爭衡之勢。其剏制立法。亦炳炳焉可觀。且與中國締交。遣使睦誼。漸敦舊嫌。盡釋矣。自今以后。或因同盟而互為唇齒。有吳越相傾之勢。或因同盟而互為唇齒。有吳蜀相援之形。時變遞禪。遷流靡定。惟勢所適。未敢槩揣。然使稽其制。而闕焉弗詳。覘其政而瞢焉。

罔。省此究心時務。閱覽劬學之士所深恥也。嘉應黃遵憲公度。以著作才。累左東西洋使職。光緒初年。為出使日本參贊。始剏日本國志一書。未卒業。適它調。旋謝事閉門。賡續成之。采書至二百餘種。費日力至八九年。為類十二。為卷四十。都五十餘万言。歲甲午。余歲英法使事。將東歸。公度郵致其稿。巴黎屬為之序。且曰。方今研使力而又諳外國情勢者。亡逾先生。願得一言以自壯。余瀏覽一旬。喟曰。此奇作也。數百年來。渺有為之者。自古史才難。而作志尤難。蓋世穿始末。鑑別去取。非可率爾為也。而况中東睽隔已久。纂訂于通使方始之際乎。公度可謂閱覽劬學之士矣。速竣削刷。以餉同志。不亦盛乎。它日者。家置一編。驗日本之興衰。以卜公度之言之當否可也。

薛叔耘代曾侯相忠孝錄序

為臣死忠。為子死孝。此賢者不得已之舉也。當咸豐四五年間。  
粵寇橫于荆揚之竟。無錫王君恩綬。以知縣發湖北。將謁行省。  
大吏而武昌被圍。巡撫陶文節公嬰城固守。執旦岌々。城中官  
吏爭請大府符檄。出外請援兵。稍々引去。君至則城閉不得入。  
益陽胡文忠公時以布政使統兵城外。固留君々不可。縱城入。  
明日城陷。遂與甸公同殉。君之子燮亦从死焉。議者曰。子之侍  
父。亡適不从。方王君忼槩以陷危難。燮固亡不从之理。獨王君  
于湖北。未有官守。而又初至。宜善可以不死。設令因胡公留城  
外而相隨殺賊。未嘗不可奮有樹立也。即不然。而稍遲迴以入。  
其誰議之。予謂不然。往者粵寇初發。難值海內承平久。所之望  
風而靡。其或職在戰守。而能以死殉職者。固不乏人。至其分可  
以無死。則甘蹈死而不棄者鮮矣。人習于苟偷。非一日。往々臨

危之際。巧司形便以為趨辟。至于相師成風。莫与御寇。而其身之敗辱亦隨之。此時事所繇不振也。夫聖人之道。之在天下也。天下之人。皆跂而不及。則雖矯以稍亢。而不為過。以王君力扶頽俗。而不卹以身先之。母亦有苦心存焉。抑非得已而已也。方武昌之克。而復陷。予適引孤軍。與賊相持江滸。妻奮妻蹠。餽嘗藉危。當此之時。所仗以鼓人心者。祇此舍生取誼之說。與二三同志申明而倡率之。俾人之奮于殺賊。而不以利害為計。聞王君之事。益令人敬慕不能置云。今朝廷褒忠之典。有加無已。而君父子忠孝之大節。既炳于天下。歲辛未。君之次子庭楨。以所輯忠孝錄徵言于予。觀君之摯性穆行。具載錄中。歎其所以必死之故。有未詳者。故予復推君之志。以序之。

薛叔耘代李伯相日本某居士集序

光緒三年。畿輔山西河南饑。其明年。日本某居士寔來。餽飢民以粟。余既感其意而謝之。就與語。闊豁。亡涯涘。蓋竺疋劬學士也。既乃示余文。橐游山詩艸及日記各卷。讀竟。敘其簡耑曰。古之以文章傳者。得山川之助而益奇。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。其文豪宕有逸气。杜子美。嶧嶰。秦蜀舉可喜可愕之竟。悉寓之于詩。蓋山川之霸。不能終闋。而士蘄有以自見。或抒情紀事。鏡刻万彙。不獲山川之助。亦無以曠其趣而孕其奇也。居士生東國。徧游竟內。名山水。浮海至中華。登之罘。濟于大河。再適吳越。故虛泛舟西湖。反過太湖之包山。北抵京師。西訪洛陽。長安。古帝王之都。入蜀。沿江而下。至夏口。乘輪船以達吳淞。凡所歷。大行嵩華。終南之高嶺。函劖閣棧道之險。瞿唐巫峽。荆門洞庭之驚湍怒濤。莫不近觀遐矚。躬攬其勝。故其文含咀。道味。瑰

辭與誼。間見疊出。其詩思騫均遠。擺脫塵垢。不履近人之藩。豈非以所閱者博。得山川之助者多邪。夫亦其衿衷廊狀。異於人。故能躡屩遠遨。若是之勤且果也。余聞日本海東舊國。其俗近古。其傳有先秦以來未見之書。其士多恢奇博辨。往遺世。獸立尚羊。蟲敘呂臣其志。居士儻即其人與。抑猶有遜跡湛景。不可得而見者。與居士其為我告之。方今兩國文軌相同。往來相通。吟或之分。非復曩時比。繼自今有踵居士而來遊者。余將東鄉速客。延之上坐。一叩其匈中之奇也。

黎尊齋續古文辭類纂序

右文四百三十五篇。綜二十八卷。分上中下三編。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。上編經子。姚氏纂文之例。首斷自國策。不復上及六經。以云尊經。然觀其目次。每類必源原經子。

之所自來。雖不錄。獻錄也。今次為三卷。曰論辨。曰序跋。曰奏議。曰書說。曰詔令。曰傳狀。曰襍記。曰箴銘。曰頌贊。曰辭賦。曰哀祭。其為類十有一。左傳敘事之文。自為一體。姚纂无類可傳。則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襍鈔之目。以入之。錄敘記為一卷。又別增典志一卷。典志亦襍鈔之目也。中編曰史。姚氏纂文。不錄史傳。其說以為史多不可勝錄。然推此誼法。類求之。馬班而降。可讀之史益少。今錄史記紀傳世家為五卷。漢書紀傳為四卷。序跋奏議書說詔令辭賦哀祭。姚纂所遺。而尚有可賴采者為一卷。三國志。五代史。其書取為馴疎。有法。漢以後史之良也。取一二類著。馬通鑑法。左氏敘事體也。史之八書。漢之十志。皆典章國故。與周禮儀礼全經同。录叙記為一卷。典志為一卷。下編方劉前後之文。無所謂古今要趨于當。姚氏之論卓矣。而撰次方